

三次從軍

姜道章

我三次從軍，第一次是民國三十七年（AD 1948）我十九歲，陰曆二月初，我在湖北漢川南河渡小學教書，南河渡局勢吃緊，到漢口，青年軍 208 師在漢口招兵，與同鄉數人聯袂從軍，到上海乘船北上大沽口，夜間搭火車到北京豐台。

我被編入青年軍第 208 師第三團，原來在武昌招兵簡章說可以升任軍官，並有出國深造機會，實是一個騙局，我們當的是普通兵，連長排長都是浙江人，班長是膠東人，同連受訓新兵多是湖北人，駐在豐台一個軍營，據說是袁世凱當時練兵的地方，大約過了一個多月，部隊開往河北灤縣，我所屬的一排被派守衛灤河鐵路大橋。不久，部隊離開灤縣，走了幾個鐘頭，大家又累又餓，到了一個村莊，連長就命令大家休息，並暗示各人自行覓食，我闖進一農家，那家家徒四壁，甚麼也沒有，也沒有甚麼人，只見到一位衣服破舊的老婦人，正像是杜甫三吏之一「石壕吏」中的「老婦出門看」，其他的人當然是躲起來了。不久繼續向前走，下午天黑以前我們在一個村莊停下來休息，大家實在很餓，伙夫們殺了一匹馬，每人分一塊馬肉，用髒手拿着吃，古代也有軍隊吃馬肉的記載，《後漢書》公孫瓚傳謂中平（AD 184-189）中，公孫瓚軍被胡人丘力居等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見 1971 年出版的香港中華書局本，第八冊，頁 2358），古今一也。後來部隊撤退到河北塘沽，坐海船，我們最後上船，人太多，空間狹小，只好坐在甲板上。海面上有許多大小船隻，根據有關平津戰役資料顯示，據守塘沽的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七兵團及第八十七軍等部隊五個師共五萬餘人，於元月十七日乘船南撤。

船到上海後，不少人開小差離開，沒有幾天，部隊轉移到江蘇松江石湖蕩。我也想開小差，與同鄉商議，我們之中為首的是陳乃彬，他年長，大家都聽他的，他說可以，叫我多小心，民國三十八年（AD

1949) 農曆新年，我開小差，那時我的母校湖北省立襄陽師範學校逃難流亡到武漢附近，打算回校復學。農曆新年正月初三（陽曆 1949 年 1 月 31 日）部隊要開拔去浙東，清晨趁眾人整理行裝慌亂之際，逃離部隊，沿鐵路走到嘉善，坐火車到杭州，繼從杭州坐火車，經江西九江到湖南長沙。大約在農曆正月初七（陽曆 2 月 4 日）左右抵達長沙，身無分文，兩天沒有吃飯，走頭無路，在長沙火車站看到招兵的告示，就去應徵，第二次當兵，舊時稱當兵為「吃糧」，誠哉斯言！負責的軍官看我是襄師流亡學生，就派我做文書工作，辦公的地方在一個廟裏，距離長沙火車站不遠，我規規矩矩做文書工作，也因為我是自願應徵的，可以自由行動，關餉後，自己偷偷寫了一張批准的假條，跑到火車站搭上開往武昌的客車，車到湖北咸寧橫溝橋下車，回到逃難在橫溝橋的襄師，第二次逃脫也。

大約在三四月間，學校發給三年級同學畢業證書，等於畢業了，有些同學回家鄉，有些同學到台灣。台灣鳳山陸軍訓練司令部在武昌招生，招生簡章說明是軍官，畢業成績優良者，保送美國深造，相當吸引人，後來才知道也是一個騙局，不少襄師襄高的同學就這樣被騙到了台灣，住在台南旭町營房，第三次從軍也。

六月初，自願調第三團團部醫務室，當看護兵，不數日，主任單連楷，叫我用一個假的學歷，說我是湖北襄陽同濟醫院附設調劑班畢業，報升為少尉司藥。民國四十年(AD 1951)元月初入伍生總隊改編，我被國防部分派到裝甲兵旅司令部，繼調我到聯勤鐵道兵團，駐臺北萬華老松國民學校。後來我考上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申請假退役，離開聯勤鐵道兵團，專心讀書，其過程幾經周折，一言難盡。